

著名作家送给孩子们的礼物

金太阳丛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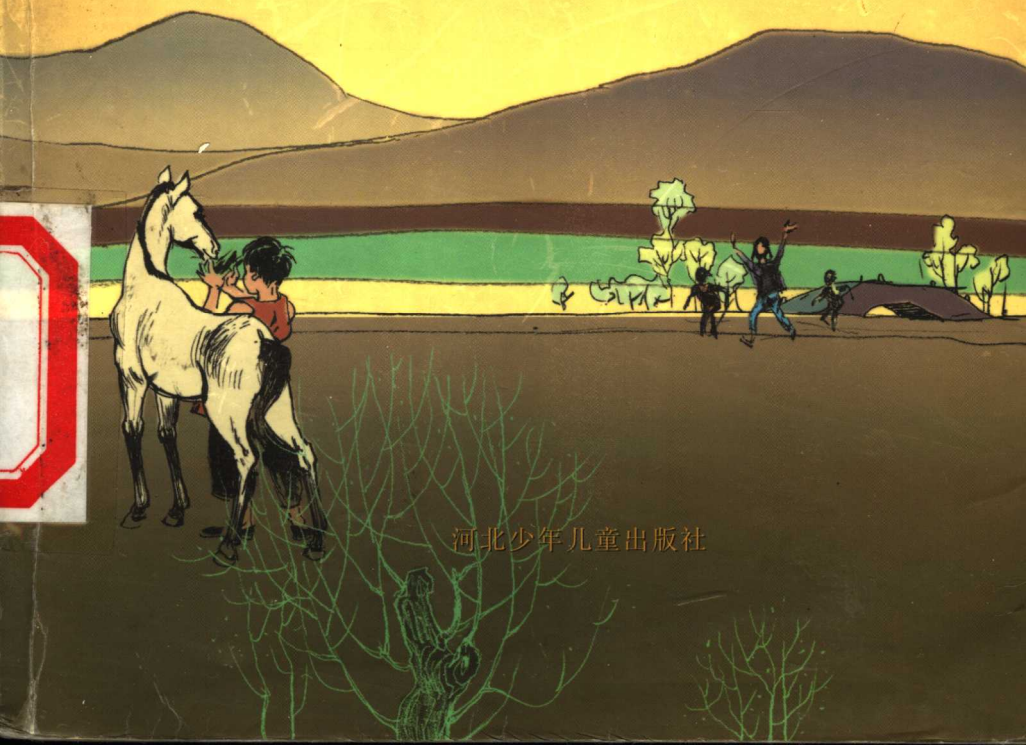
JINTAIYANG CONGSHU



流血的太阳

LIUXUE DE TAIYANG

竹林
ZHU LIN



河北少年儿童出版社

金太阳丛书

著名作家送给孩子们的礼物

流血的太阳

LIUXUE DE TAIYANG

竹林

JINTAIYANG CONGSHU

河北少年儿童出版社

HB05/03

I287.4
1449

BR

流血的太阳/竹林著. —石家庄:河北少年儿童出版社,
1998.12

(金太阳丛书)

ISBN 7-5376-1855-0

I. 流… II. 竹… III. 儿童文学-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87.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8)第 38738 号

选题策划: 张杏坦

主 编: 陈建功

责任编辑: 张杏坦

装帧设计: 宁成春

插 画: 方 鹤

金太阳丛书

流血的太阳

竹 林

河北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

(石家庄市和平西路新文里 8 号)

河北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880 × 1230 毫米 1/32

5.75 印张 11 万字

1998 年 12 月第 1 版

1998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11.90 元

ISBN 7-5376-1855-0/1·73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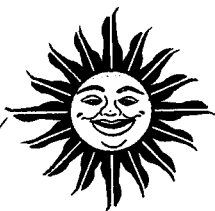
童年是生命的春天，
童心似晨露般清澄；
我热爱春天，
我赞美童心！

竹林
1996. 12. 6.



竹林，1949年生于上海，1969年到安徽插队，1975年调少年儿童出版社做文学编辑，1979年调《上海文学》编辑部工作，1980年在中国作协文学讲习所学习。主要作品有：《生活的路》、《女巫》、《呜咽的澜沧江》、《挚爱在人间》等长篇小说；还有《竹林文集》5卷等。现为上海市作家协会专业作家。





序



严文井

太阳是一只每天都从我们的头顶上掠过的鸟儿。

鸟儿的翅膀呢？我怎么看不见它的翅膀？——童年时代的我曾经这样发问。

老人说，它远啊。你看远远的那鸟儿，你看得见它的翅膀吗？

它可不像鸟儿在飞！它在我们的头顶上待着呢！——我还是不明白。

老人说，它远啊。它怎么没飞！它一天就从天东头飞到了天西头，哪只鸟儿能这么飞！

它到哪儿去喝水？到哪儿去睡觉？——我望着老人坏坏地笑。

老人说，它飞了一天了，就到一个叫汤谷的地方歇着去了；飞了一天了，身子也脏了，就到一个叫咸池的地方洗澡去了。晚上，它又到一棵很大很大的树上睡觉去了——那树叫扶桑。第二天，它就从扶桑树上飞起来。它要飞起来的时





候，翅膀就发出光来了。先染红了天边的云彩，又映红了天边的海水。它就那么把翅膀一扑扇，腾地飞起来了。它一飞起来，天下的鸟儿都啁啾欢唱，也扑扇起翅膀来……

其实我还有很多很多问题。譬如，那个汤谷，那个咸池，究竟在东边还是在西边？太阳，这只金色的鸟儿，它可是从东边飞到西边了呀，它从哪儿又绕回东边的呢？又譬如，那棵很大很大的扶桑树，它种在哪块地上？用不用浇水？用不用培土？……然而，就在老人说到那只金色的鸟儿如何抖动翅膀，放出光来的一刹那，说到它腾地飞起来的一刹那，无数的疑问似乎已经被我忘得干干净净了。是的，那只金色的鸟儿就是这样飞起来的——它抖抖翅膀，云彩红了；它抖抖翅膀，海水红了；它轻轻地舒展它的身躯，腾地跃起，确实就像鸟儿一样飞翔起来……

长大了才知道，老人的故事来自远古。

远古就有老人的故事。远古也有孩儿似的疑问。

我读过屈原的《天问》。我记得他提了一百七十多问。我觉得，他朝天发问的时候，他的心已经很老很老了，可是他提出的问题和孩提时代提出的问题一样，刨根问底，无尽无休。

我也读过屈原的《离骚》。我记得他也曾一时把所有的疑惑置之脑后。他说，漫漫长路啊，何等遥远，我将上下而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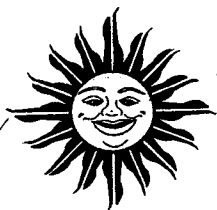


索。我要到咸池饮饮马，我要把马缰拴到扶桑树上歇歇脚，我要折一根嫩枝拦挡太阳，让我走得从容而逍遥……他的沉迷却又和我孩提时代的沉迷无异，多么美丽多么斑斓！

金色的太阳是一只天天都从我们的头顶上掠过的鸟儿，是一只自有人类以来永远引人疑问却又令人沉迷的鸟儿！

1998.3.1





目 录



1

- 一、那个小人儿兵的大母马难产，
孩子们救出了可怜的小马驹

8

- 二、苦命的小簪帽兵告诉大家，
东洋人是小人国里的人

16

- 三、爸爸妈妈不知道，馋痨坏阿罗
是怎样变得慷慨起来的

25

- 四、阿狗的爸爸是保长，他的
名字为什么叫黄猫？

36

- 五、小妹妹骑过牛、骑过羊，
可哥哥不许她骑马





48

六、东洋人的心是长在胸膛里的
吗？他们为什么要杀人？

59

七、爷爷哭了，他说从现在
起，我们都是中国人

70

八、贪财的阿狗用脚踩扁了饼
干筒，他也说东洋人坏

83

九、阿毛要做一杆真正的枪，
把东洋飞机打下来

93

十、讨厌的阿狗给阿毛出了一个好
主意，但阿毛没听进去

98

十一、走出竹林的小马驹多么高兴啊，
金豹用它的性命去换阿雪姐姐

110

十二、勇敢的阿狗不许杀马，爷爷乘
机砍下了东洋人的脑袋



122

十三、舅舅来了，他送给阿狗
一把竹头做的机枪

132

十四、孩子们救出了阿狗的舅舅，让
东洋人在坟堆里“推磨”

143

十五、阿狗的爹爹要出卖人，
阿狗爱他又恨他

15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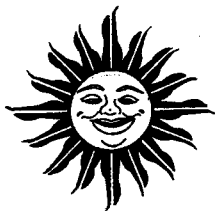
十六、保长被东洋飞机炸死了，儿子
既悲哀又感到轻松和宽慰

172

十七、鲜血染红了村庄，孩子们
决心记住这仇、这恨



一、那个小人儿兵的大母马 难产，孩子们救出了可 怜的小马驹



那时候，世界并不像现在这个样子。

田野仿佛要宽广得多。那蒙着蓝灰色烟霭的远方，好像永远闪烁着神奇的光彩。天空也更见高远：那满目洁净的蓝，总是像盛开的花瓣一样叫人心花怒放。河水很清，清得能看见底下飘动的水草、游来游去的虾子和小鱼；竹林格外的绿，绿得那么新鲜和娇嫩，好像那沾在竹枝上的露珠也被染成了绿色的翡翠。

不过，阿毛家居住的三间草房是低矮和简陋的，当然也并不难看。每年秋天，他爸爸给屋顶换上新割的稻草时，那金黄的颜色便在阳光下闪闪发光；房前，古老的苦楝树落尽了叶子，枝上垂挂的籽实像一串串美丽的金豆子。站在屋门口，可以望见那被苇丛和竹林掩映的小河，弯弯曲曲，时隐时现地在一派绚丽的田野上流淌。还有一条弯弯的石拱桥，像一个慈祥的驼背老公公，坐在河面上。它从什么时候开始坐在那儿的？它又是这样默默地坐了很久？谁也不知道。

1931年，阿毛十岁。离他的生日还有一个多月，他就天天扳着指头在算计了。因为他的生日正好是八月半。那一天，除了有许多好玩的游戏外，妈妈总要特地为全家做





一锅糖月饼。糖月饼真是好吃极了，焦黄的粘芝麻的外壳，又香又脆，咬一口，滚烫的糖汁就顺着嘴角流出来，那滋味能叫人整整想念一年。当然，这一天阿毛算是“寿星公”，更要得到特别的优待，于是中午的饭桌上，便多了两只用酱油红烧过的荷包蛋——这是专给他做的，本来还要多些，是四只蛋，可是自从有了妹妹，阿毛一动嘴巴，她那两只黑溜溜的小眼睛就盯着他直转，一个劲儿地嚷：“阿哥，蛋蛋好吃哦？蛋蛋好吃哦？”瞧她那馋劲儿，好像生出来就没吃过蛋似的。其实不，妈妈每隔一天就煮一只蛋给她吃。家里黄母鸡下的蛋，除了换盐以外，全部给她吃在肚里啦！别人家里，都宝贝男孩。像阿毛那好朋友阿猹，随便有多么好吃的都先尽着他，除非他吃够了才能轮到他的姐姐阿雪。可阿毛家偏偏相反，爸爸、妈妈和爷爷，全都娇惯着妹妹。妈妈总是支使儿子：“阿毛，去抱捆柴来。”“阿毛，别忘了喂鸡。”可是妹妹呢，不但没人要她干活儿，连她自己还要让人家给抱着；都四岁了，天天晚上非得钻到妈妈怀里吃口奶才睡觉。就这样，妈妈还要说：“阿毛，妹妹比你小，你要多让她点，多当心她啊！”阿毛心里老大的不服气：“小、小、小，等长大了她还是比我小，难道要我当心她一辈子啊！”真是窝囊极了。你想，要不是妹妹，阿毛和小伙伴们上树捉鸟儿，下河摸鱼，跑到野地里去装鬼叫，一天到晚，不用说玩得多么痛快了。可是有了妹妹，就像多了一条尾巴，总是粘在屁股后面。阿毛要是在河边钓鱼，就得留神不能让她掉到水里；要是到竹林里去捉迷藏，也得当心不叫她迷了路回不来家。瞧，这有多麻烦！

然而妹妹乖巧得很，爸爸妈妈一下地，她就张开一双小手，“阿哥阿哥”地叫。没有办法，阿毛只好用根绳，把



她拴在大柳树下，自己和阿罗他们跳到河里去摸螃蟹、采莲蓬、打水仗。妹妹竟也不哭，只是静静地看他们玩。阿毛和阿罗互相撩水，阿毛赢了，她就笑；阿毛输了，她也笑。似乎她生来只会笑。

阿毛爷爷说，今年风调雨顺，田里收成好，八月半要好好给孙子过一次生日。爷爷会杀猪，还会吹箫，会看风水，他的话，没有谁敢不听。所以阿毛的妈妈就宣布了，到八月半，把那只不打鸣的公鸡给杀了，还要蒸上几斤寿桃——那是一种用米粉做的桃子形的糕，每一只都在尖嘴上染了红，像真正的桃子一样。爸爸则说，那一天，我们不吃自己擀的面——这儿的人总是擀不好面条，一根根像筷子粗，下到锅里就成了疙瘩汤——他要亲自到镇上去赶一次集，买几斤上好的龙须面。听说那龙须面一根根比灯心草还细、还白，往碗里盛时，一筷子挑不到头，两筷子扯不断，生日吃这种面，非活一百岁不可。

当然，阿毛并不希望能活一百岁，只是希望，生日快到。所以他每过一天，就在大门上画一个道道。就在他画了十几根道道的时候，忽然家里的气氛变了。晚上爷爷杀完猪回来，不再高高兴兴地摸起黑色的箫，吹上一段欢快的《喜相逢》，或者是热热闹闹的迎亲曲子，而是闷闷地坐在门角里抱着水烟筒抽烟。妈妈也不再张罗磨粉蒸糕的事。爸爸的脸上好像罩上了一层阴云，出来进去，总也不带个笑，没事就和爷爷悄悄地嘀咕着一些叫人听不懂的话。再看看别人家，大人的脾气好像也变坏了。那一天，阿罗见他爹爹赶集回来忘了给买油石灰（油条），就赖在地上打滚。要是往常，阿罗娘会像救火一样赶来，一声“心肝”、一声“肉儿”地哄个不停，最后还得支起油锅刺啦啦地煎





个鸡蛋，才能使宝贝儿子破涕为笑。可是这次，阿罗娘不但没有风风火火地煎鸡蛋，相反还顺手赏了他两巴掌：“小棺材，吃、吃！等东洋人来了，吃西北风去！”

东洋人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怪物呢，害得大家这样心神不宁的？阿毛有点恨“东洋人”，阿罗大概也是。

有一天傍晚，阿毛娘挎着一篮芋艿翻了一地都没顾上拾，一进来就“砰”地关上了门，呼呼地直喘气。阿毛不知是什么把妈妈吓成了这样子，悄悄地把门打开了一条缝，向外望去。只见朦胧的暮色中，许多头上戴着箬帽（斗笠）、身上穿着黄衣服、肩上扛着枪的人，正一个接一个地从石拱桥上走过。他觉得惊奇，又把脑袋往外探了一点：呀！真是不得了，这些人黑压压地连成了一条线，一直延伸到田野的尽头。他还想把门开大点，可头上已经结结实实地挨了一个“爆栗子”。就这样，整整一个晚上，他们把门紧闭着，别人家也把门紧闭着，谁家也不敢点灯，村子里从未有过像这样的一片漆黑。柴草就堆在屋子外面几步远的地方，可是阿毛娘不许阿毛出门去抱草。他们胡乱吃了一点中午剩下的冷饭，就躺下睡觉了。万籁俱寂中，只听得“哒哒、哒哒”的脚步声从石拱桥那儿传来。甚至到了半夜，当阿毛一觉被尿憋醒过来，还听见“哒哒、哒哒”的响声，这声音是那么清晰而有节奏。

第二天清早，“哒哒”的声音依然不断，阿毛娘连早饭也没烧。因为要烧饭，必须先到河边的水桥上去淘米，而水桥正挨着石拱桥。石拱桥上，那些穿黄衣服的人还是一个接一个，机械地走过来，就跟昨天晚上看到的一模一样。

我的天呐，一定是世上所有的人都跑到这儿来了。要不，怎么会整整一夜还没过完呢？



可是再一想，阿毛又觉得不对：世上的人，哪有这么一个样子的？全穿着黄衣服，全戴着竹箬壳帽子？甚至连高矮都差不多，连迈的步子都一般大小？不，这是不可能的。我们这个村子一共才百把人，就有高的、矮的，有男的、女的，有上了年纪的老头子、老太婆，也有像他妹妹这样的娇宝贝。可这些人，就像用一把刀子刻出来的木偶。莫非，他们就是……惹得大人们心绪不宁的“东洋人”？

太阳慢慢地升到了河边的柳树上。平常这时候，家家户户都吃罢早饭下田干活儿去了，可现在，竟然没有一户人家的烟囱冒烟。后来，快到中午的时候，全村最穷最老的一个老太婆——赵家阿婆，佝偻着背，一手拄着根竹竿，一手挎着一只破篮子，慢慢地朝河边走去。她蹲在水桥上洗涮了半天，站起来慢慢地往回走了。风把她花白的头发吹得蓬乱，可是破篮子里的野菜并没有少掉一根。人们这才大起胆子，一个个开了门，走到水桥上去淘米、洗菜。阿毛也就像刚从笼里放出来的小鸟儿一样，一下子飞了出去。

阿毛真不明白大人们为什么要这样害怕。他决定走近一些看看，这些整整走了一夜的人，究竟是什么样子的。他总怀疑那裹在黄布衣裤里的胳膊腿，是木头的或者是别的什么假东西。

“啧啧，这么小的孩子也当兵，真是作孽啊！”正在水桥边洗菜的一个女人发出了一声叹息。阿毛抬头一望，差点叫出声来。原来石拱桥下，站着一个穿黄衣服的小人儿兵，个子简直比他高不了多少；他的脖子上吊着一个和别的兵一样的大箬帽，淡眉毛，黄眼珠，小鼻子又塌又翘，颧骨周围撒着几颗淡淡的雀斑。他憋红了脸，正在使劲拉

